

蒋世杰◎著



机 美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蒋世杰◎著



机 关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机关 / 蒋世杰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
2007.1

ISBN 7-5057-2296-4

I. 机... II. 蒋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58316号

书名	机关
作者	蒋世杰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规格	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79 千字
版次	2007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7-5057-2296-4/I · 628
定价	22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下午刚一上班，骆垣就给任之良打了招呼，说要请市委的甄书记一块儿坐坐，让他安排一下。

任之良稍稍愣了一下，马上就镇静下来。他想，这个骆垣也真会出难题，局长刚刚外出，他就要请客，不知他的肠子里又有什么鬼点子了。他是副职，不掌管财务，这让自己有些为难，但他请的是市委领导，就让你这个当办公室主任的不敢说出半个不字。此其一。其二，骆垣要请的是市委副书记甄恪。这位甄书记，任之良见过面，但没近距离接触过，听说有点不好伺候。此人是几年前从本省的另一个市调过来的，刚进天龙市的门，他就演绎了一段颇具神秘色彩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至今还在悄悄流传，谁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。

甄副书记来天龙市报到，事先没有给天龙方面任何消息，只在出发时，给天龙市委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已经出发了，乘的是某某次列车，几点到达天龙市。仅此而已，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秘书长看了电话记录后，立马就傻了眼。他想，如今这领导调动，大都是迎来送往的，车接车送，谁都习以为常了。这位可好，独出心裁，坐火车独自赶来了。他在机关工作了二三十年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坐火车来上任的市委领导。但不管你遇没遇到过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从彼市到本市，区区几百公里，坐着火车，说到就到。怎么办呢，秘书长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就去请示市委书记钟润生，不料钟润生轻松地说：“这没有什么，要是在战争年代，干部调动之事，上级一声令下，扛起行李就走，哪里还有迎来送往这档子事。甄书记既然是乘火车来的，到火车站接一下站不就可以了嘛！”

于是，秘书长赶紧组织人马，急急忙忙地赶到火车站迎候，心想这位书记如此廉洁，大概是位好伺候的主。

秘书长率部提前进入月台，因为没有约定接站，秘书长又没见过甄恪，只是从侧面打听到他的一些外貌特征，就指示下边的人注意，车一到站，只要看到这样特征的人，都要主动前去询问。

甄恪乘的这趟车到站后，在此站下车的人不多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秘书长描绘的具有甄恪特征的人，此人提个大皮箱，径直向出站口走去。秘书长急忙跟过去，问：“请问，您可是新来的甄书记？”

那人含含糊糊地“哼、哈”了两声，不理不睬地径直出了车站。

秘书长不能确定此人真的就是甄书记，他吩咐其他人继续注意下车的旅客，自己紧跟着那人出了站，伸手要接那人手中的皮箱，那人又不置可否地“哼、哈”了两句，叫了辆出租车，上车走了。

秘书长赶忙折转回车站，此处已经车去人空，料想刚才那位“哼哈”先生无疑就是新来的甄书记。

当他率部回到市委大院，甄恪刚从出租车上下来，提着皮箱往办公楼上走呢。

他望着甄恪上楼的背影，轻轻地摇摇头，又摆摆手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就去钟润生那儿复命了。而这位副书记留给他的这个噱头，至今仍令他难以释怀。

秘书长都难以释怀，任之良就更加难以释怀了。由他来接待，不知还能不能演绎出更加神秘的故事呢！

按照骆垣的旨意，任之良到骆垣经常光顾的“君来顺”大酒店去订座。任之良第一次到这里来。他留意了一下，这是一座外表很普通的酒楼，普通得连墙体都没有包装，红砖完全裸露在外边，被风雨剥蚀得有点寒酸。他进了楼，楼内却装饰素雅，有古有今，古今结合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一楼前厅正中，是用天然石块垒成的假山，上面长满了绿色的苔藓，假山下面是一水池，水池左侧装有一架仿古水车，水车缓缓旋转，车出的水轻轻地洒在假山上，再从假山上缓缓流入水池。水池里放着一些名贵的金鱼和锦鲤鱼，看上去五颜六色，赏心悦目。

上了楼，曲曲折折的走廊装饰得古香古色，两旁包间的门也很有讲究，艺术味很浓，门楣上面均以牡丹、桂花、春兰、秋菊等名花命名。进了包间，顿觉宽敞明亮。一面是宽大的玻璃窗，其余三面以木制的字画装饰其上，显得古朴典雅。屋顶上的巨型吊灯、豪华的桌饰和空调吹出的丝丝凉气，则透着现代化的气息。楼内楼外，反差如此巨大。任之良想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吧！

任之良点好了酒菜，吩咐大堂经理，接待的是位大人物，一定要搞好了。大堂说没问题，又问任之良，找不找小姐。任之良想了想说，要找就找两个靓一点的。大堂又问，小姐们陪不陪饭呢。任之良犹豫了片刻说，先把人找好，客人来了再说吧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客人到了。主宾甄恪是位矮胖矮胖的中个儿男子，神情泰然，和颜悦色。他和任之良握握手，就被骆垣让着坐到了上席。他的左边是骆垣，笑容可掬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；右边是甄恪的秘书，此人看上去三十出头，浓眉大眼，一副谦和的样子。

如今这请客，坐座位是很有讲究的，一般情况下，主人坐主席，主人对面不是办公室主任，就是财务科长，总归这是埋单的位子，别人都避着那个位子的。如果主宾地位比主人高，则主宾坐主席，主宾两侧按地位高低依次往下坐。司机们都是

人精，自然知道坐在哪里。甄恪的司机老方和局里的司机小黄，分坐在骆垣和秘书两边，任之良坐在他俩中间，正好面对骆垣，可以察言观色，随时指挥服务人员倒茶添酒上菜什么的。

主宾落座后，骆垣郑重其事地把在座的客人又介绍了一遍，任之良礼貌地和甄恪以及他的秘书、司机一一握手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便不再说什么了。

此人到底有啥神秘之处？任之良打量着甄恪。

菜上齐后，骆垣端起酒杯，站起来说：“好长时间没和甄书记一块儿坐坐了，今天甄书记赏光，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，啥话都不说，我敬上这杯酒，一切都在杯中中了。”

甄恪端起酒杯，在嘴唇上碰了碰，算是喝了。骆垣就要甄书记再喝点，甄书记点点头，又哼哈了哼哈。骆垣就说，和甄书记交流得少，不知深浅，那就随甄书记的意吧。

骆垣连敬了三杯，任之良接着敬，甄书记仍然用嘴唇碰碰杯，并未进酒。主人敬完，甄恪站起来，说给大家敬个酒，这些年来，全仰仗大家的支持，还请大家多关照之类的话，又把酒杯碰碰嘴唇，示意大家喝下他敬的这杯酒。任之良注意到，在整个就餐期间，任谁敬酒，他都要端起酒杯跟你碰，之后凑到嘴唇上意思意思。直到整个宴罢，当初斟的那杯酒，还是那杯酒，滴酒未下，但他从未说他不喝酒或不胜酒力之类的话，可见社交场所功夫非同一般。

这样推杯换盏了一阵儿，宴席渐渐接近尾声。骆垣给任之良使个眼色，对甄恪说，你稍坐会，我去去就来。于是他和任之良上了楼，等在那里的毛猫赶忙靠上去，嗙声嗙气地说：“骆哥，好久没见了，又跟哪里的好上了，把妹妹我给忘了？”

“想骆哥了，是吧？”

“是呀，这还能有假。”

“哪里想了，怎么证明你想骆哥了？”

毛猫凑上去搂住骆垣的脖子，在他的脸上狠劲地亲了一下说：“就这里想你了，还不够呀？”说着就要拉他进包厢，骆垣拍拍她的屁股，说不行不行，你还另有任务呢。接着又和她耳语了几句。这时，另两位小姐也凑过来了，骆垣一一过目后，就回到餐桌上。

饭后，骆垣说，任主任还有个安排，请甄书记赏光。甄恪的秘书和两位司机很识相，找了个借口，先后出去了。甄恪决意不去。骆垣就说，就在这楼上的歌厅里跳跳舞，没有什么不健康的。甄恪又推让一番，见缠不过骆垣，很不情愿地上了楼。进了舞厅。他们在舞池边的椅子上刚一坐下，小姐们就围上来了。甄恪见状，有点不安，他说：“你们这是搞得什么名堂？”

骆垣就说，这是本部门下属单位的女职工，不是社会上不三不四的女青年。甄恪有点不信，站起身就要走，骆垣指着毛猫，对她说：“你给这位先生说说你是哪个单位的。”

毛猫就说：“骆局长，你怎么连你手下的职工都不认识了呀？”

骆垣就对甄恪说，“都是单位的女工，不会假的。”甄恪瞅一眼毛猫，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音乐响起以后，毛猫就上来请甄恪跳舞，甄恪搂着毛猫下了舞池，不一会儿就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跳得十分滋润了。任之良心想，这位甄副书记，不仅会演故事，看来舞也跳得不错呀！

跳了一会儿，甄恪要走了，骆垣客气了几句，也就没多坚持，送他下了楼。又上楼后，他把毛猫叫到一边，悄声问她，先生正在兴头上，为什么要走？毛猫说，先生的兴趣转移到下边了。骆垣就说，那你怎么不跟上去呢？毛猫说，谁来结账呢，你得说句话呀！骆垣就在毛猫的额头上戳了一下，掏出烟盒，撕下一片纸，迅速地在上面写下一个地址，递给她，让她快去。毛猫到了楼梯口，又折回来，问骆垣，是一次还是一晚，能结多少？骆垣又好气又好笑，对她说，我的姑奶奶，这个都好办，你去就是了。毛猫这才回头走了。

这时，先前陪着骆垣跳舞的小姐挽住他的胳膊，一起进了包厢。另一位走到任之良跟前，任之良笑笑，说：“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小姐说：“怎么，你要换小姐了，我哪点不好？”

任之良笑笑，说：“你别误会，我是想下去透透风。”那小姐还想说什么，任之良就说，“你的台费我会给你结的，你去吧台上结就是了。”

他这样一说，那小姐没再说什么，冲他笑笑，就去吧台上结她的台费去了。

任之良坐在大厅里，百无聊赖。这里灯光闪烁，正面台子上，乐队正演奏一首流行歌曲，有几对男女步入舞池，搂搂抱抱地跳在一起，跳得十分蹩脚。大部分客人坐在舞池两旁的台阶上，嗑瓜子儿、喝啤酒、聊天什么的。

不一会儿，陪骆垣的那位小姐从包厢里跑出来，坐到任之良的对面。任之良问她：“你不好好陪着先生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那小姐说：“那先生有病，本小姐失陪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咬人。”

“真的？咬你哪里了？”

这时骆垣也出来了，他坐到任之良旁边，笑嘻嘻地看了小姐一眼，那小姐一脸怒气，没有理他。骆垣马上变了脸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哼！”

任之良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她不愿陪你，我另找一个不就行了，何必生这么大的

气！”然后把他拉起来，“你先回你的包厢去，我马上去落实。”

骆垣骂骂咧咧地站起来往包厢里走，又回头对任之良说：“要找就找个大方点的！”

任之良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骆垣的小姐很快就落实了，的确是个“大方一点的”，一上来就拉着骆垣往包厢里走。骆垣刚一坐下，她就坐在骆垣的腿上，抱着脖子亲上了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出了包厢，上了三楼，走过一段狭长的楼道，七拐八拐拐到了一处幽暗地方，小姐开了门，打开灯，粉红色的灯光照在屋子里，一股香味扑面而来。小姐把骆垣让进去，屋子里有一张小床，床上只铺着一条白色的床单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显得粉红粉红的。床头边是一对简易沙发，夹在沙发中间的小茶几上放着香烟、安全套和春药。

床那边是用木板制作的淋浴间。小姐问洗不洗身子了。骆垣说洗什么呀，天天洗呢。说着就把小姐抱起来放到床上，开始脱衣服。小姐闭了眼，轻轻地喘着气，一副可人的样子。骆垣脱了衣服，不知怎么的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他突然想起了妻子王一丹，不知此时的妻子正躺在谁的床上，对着哪个男人喘气呢。他在心里骂了句婊子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从床上滑下来，瘫坐在沙发上。

小姐吭哨了半天不见动静，翻起身，坐在沙发扶手上，搂着骆垣的脖子，用嘴在他的身上蹭。骆垣不免觉得火辣辣的，有些蠢蠢欲动了。他闭了眼，在朦朦胧胧中看到王一丹在别人的身子下面扭动着、呻吟着，浑身不由得燥热起来，于是转身将小姐抱上床去，动作起来。

任之良没有回舞厅里去，那里的空气太污浊了。他在一楼大厅的沙发里坐下来，坐了一会儿，有人在他前面的茶几上放了一杯茶，他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大堂。他说了句谢谢。大堂客气了一句，问怎么不在上面玩了，他随便应付了两句。大堂坐到他对面的沙发上，对他说：“看你一个人冷冷清清的，我陪着你说会儿话吧。”

任之良笑笑，说：“你忙你的，我一个人坐会儿，等那位先生出来，我们就回去。”

大堂说：“那位先生不会很快下来的。”

任之良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大堂说：“他常来这里，我知道他的‘消费’习惯。”之后她说，“我给你说个故事，有天，恒昌县上去了一位领导，陪侍这位领导的是县上某局的局长，因晚上要活动，局长就对老婆说了晚上回来可能很晚的话。局长的老婆是从农村来的，不懂这些，就说吃呢吃了，喝呢喝了，什么活动还非要在晚上。局长说了个似是而非，不料老婆非让他说个明白不可，不然就不让他出去。局长只好把事说清楚了。局长老婆就说了，‘这种事搁在过去，是偷偷摸摸干的，怕叫别人知道了，如今这事，不光

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干，还要人去陪着。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听说过陪吃陪喝的，还没有听说陪这事的。’你说她说得够精辟吧！”

任之良笑笑，说：“你可真会编呀，该去当作家，当这个大堂经理，真是屈才了。”

大堂也笑笑，笑得十分好听。任之良抬眼望着她。心想，她不可谓不美，细细的眉，天然的，看不出一点描画的痕迹；眼睛一闪一闪的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透着一股灵气，端庄秀气的鼻子，有棱有角，说起话来，丝丝入耳。白皙的脸庞在彩灯的照射下，光彩照人，令人爱怜。

大堂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就说：“来点啤酒如何？”

他说：“行。”

大堂走过去在吧台上拿了啤酒和杯子，走过来重新坐下，启了瓶盖，倒了两杯，端起杯子，示意任之良也端起来。任之良见状端起杯来，和她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她说了声谢谢，喝了一口，放下杯子问任之良：“那个胖子是市委的甄书记，是吧？”

“请原谅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不用你告诉，毛猫会说的。”

“毛猫是谁？”

“就是陪甄书记的那位小姐呀。”

“她很大方，是吧？”

“不仅大方，而且很会来事。”

“是吗？依我看，那丫头八成不识字的，有什么本事？”

“我可以肯定地说，用不了多久，她会成为你的同事呢！”

任之良一脸愕然，望着大堂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不信？”

“也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就是毛猫作我的上司，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”

“对，因为她懂得交换。尽管她没有文化。”

他俩就这样聊着，任之良感到，她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文化功底不浅，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于是他忍不住问道：“冒昧地问一句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”

她呷一口啤酒，抿嘴一笑：“我也不告诉你。”

任之良哑然失笑，说：“你还真会报复人呀！”

她说：“这不叫报复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时间很快过去了。一会儿，骆垣和陪他的小姐也出来了，任之良就要上前去，却被大堂笑着拉住了。等骆垣出了门，她才对他说：“这下你可以结账走人了。”

任之良结了账，大堂递过来一张名片，交给任之良说：“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。”任之良接过名片，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有可能，山不转水转，不定哪天就碰上了。”说着和她握握手，道了再见，出门拦了辆出租车，坐上去，一溜烟儿走了。

— 2 —

骆垣的父亲眼看不行了，找一块理想的坟地就成为他当前最重要、最迫切的事。他给马半仙打了个电话，问他在哪里，马半仙说在办公室里，他说有重要事情要和他商量，让他不要出去，他一会儿就到他那里。马半仙在电话中说：“什么事这么急呀，该不是你们家死人了吧。”

“还真让你说对了，虽说没死，也差不多了。”

“是老爷子不行了？”

“你是神仙，你什么不知道呀！”

“我知道是什么事了。好吧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”

马半仙半躺在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，见骆垣进门，他略欠一欠矮小瘦弱的身子，一对小而又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冲骆垣笑笑，指着对面的沙发，示意让他坐下。

骆垣就手一坐，一张白净的脸上挂着一脸的虔诚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干什么来了。”

“不就是想找块坟地吗？神神道道的，明说不就完了。”

“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你是执意要给你家找块新坟地呀？”

“说起来，你也算是始作俑者，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呀！”

“多少有个目标了吧？”

“老爷子病了一年多了，因为有这么个打算，就托人找块地儿，找了几处，都不理想。上个月老爷子病情加重以后，我们断断续续地跑了一个月，大体上看下了一块，到底好不好，最终还不得你说了算呀！”

马半仙翻了翻眯在一起的眼皮，会心地一笑，说：“你说吧，啥时候去呀？”

骆垣说：“老爷子在炕上躺着呢，当然是越快越好。你看下午去得了去不了？”

马半仙眯着眼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像没啥事，应该能去得了的。”

“好，中午就不要回家了，我们在外边随便吃点，抓紧时间走。你定个地方，我

去准备准备。”

“算了吧，那么麻烦干什么。”

“你看你这人，神仙也得吃饭呀，何况你是半仙。再说，这不是为了节约时间嘛。”

“那就随你的便吧。”

“你看‘聚仙阁’如何？我看那儿挺好的，就放那儿得了。中午早点过来，不见不散。”

骆垣从马半仙那儿出来，给聚仙阁打了个电话，把中午的饭给安排了。路过市中心广场，那儿正在发行福利彩票，场面十分热烈。他想，这会儿去聚仙阁有点早，回局里又快到下班时间了，不如到彩票销售场地看看热闹，说不定还能碰个好运，中个大奖，发笔横财呢。

他叫司机把车停在路边，下了车，向彩票销售现场走去。

这里彩旗飘飘，歌声飞扬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骆垣知道，这是一种叫做“闪电式、大兵团作战”的彩票销售方式。一般在城市中心或闹市区较大的场地上，用建筑用的脚手架圈出一个销售网，搭建一个宏大的颁奖台，组织几百人的销售队伍，在数天之内销售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彩票。在运作当中，把销售场面布置得五彩缤纷、热火朝天，高价聘请一些“名演员”前来助兴，效果颇佳。

此时，曾经在一部末流电视剧中扮演过某领袖人物的演员，在颁奖台上拿腔拿调，努力做指点江山状，样子十分滑稽可笑。骆垣看了一会儿“领袖”的风采，心头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。他掏出十元钱卖了五张彩票，一一刮开来看，一张中奖的也没有。销售队伍中，有认识他的人，就说，骆局长大富大贵之人，再买几张，肯定是会中奖的。他很绅士地微微一笑，说声谢谢，向另外一块地方走去。

如果福利彩票发行是国家组织的有奖募捐活动的话，除此活动场地之外，搭车从事民间有奖活动的也异常活跃。有那么一些老头、老太太，在离福利彩票发行现场不远的地方，随便画一个圈，摆一些香烟、玩具之类的小玩艺儿，作为奖品。另用竹片箍一些碗口那么大的圈圈，你花上一元或者几元钱，买上几个竹圈圈，在摊主指定的位置向摆在地上的小玩艺儿扔去，套着哪个，哪个便归你所有。

这里聚集了各路神仙，平时分散在大街小巷的算命先生，这会儿都聚集起来，为彩民们推知祸福呢。骆垣懒洋洋地走过来，在一个卦摊上蹲下来。那算卦的是位老者，长眉长须，仙风道骨，前面摆着一张八卦图，放着一个签筒，四周围满了人，大多是问彩票运势的。老者一一推算一番，就说上了，先说事主有没有中奖的命，再说在哪个方向、什么时辰购买彩票，买多少张，彩票号码大概在什么范围，等等。说者一本正经，听者言听计从。

老者打发走一个又一个彩迷，目光落在了骆垣的脸上，四目相遇，骆垣不自然地笑笑，未等他开口，老者便开口了：“想必先生不是来问彩票之事的吧？”

骆垣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。

“恕我直言，先生阴气甚重，恐怕是要重孝在身了。不知先生欲问何事？”

骆垣勉强一笑，说：“老先生果然不凡。不问何事，只求你老给看看相，随便说说就是了。”

“那烦劳先生报出你的生辰八字。”

骆垣说了自己的生辰八字。老者掐着指头推算了一番，观了观面相，看了看手纹，这才抽了一签，说他一生始终有贵人相助，不求闻达，则衣食无忧；若求飞黄腾达，则有小人作梗。骆垣频频点头。老者又说了一些如何规避小人的话，最后问道：“不知先生请人看没看过老坟？”

骆垣忧郁了一下，说：“看过。”

“想必不尽如人意。”

骆垣点点头。老者说：“早晚令尊过世，最好重看一处新坟。”

骆垣心想，英雄所见略同，看来这位神仙跟马半仙说到一块儿去了。他对自家坟地的风水越加怀疑了。他向老者投去钦佩的目光，说了声谢谢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，放到那张卦纸上，起身向车旁走去。

这算卦的也说了坟地的事，可见此事非同小可。实际上，找一块理想的坟地，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。有一年他去给老先人上坟，特意邀请马半仙同往。马半仙在坟场里转了一圈，对骆垣说，这坟地里出来个做官的，最大不过一个七品县官。骆垣想，他弟兄姐妹七个，现如今吃公饭的倒有几个，那也是沾了他的光，是他走门子给弄的。要算做官的，还就他一个。他常说他这个官就芝麻那么大，况且还是个“偏官子”，算不得正经官僚，正如那算卦的说的，只能维持个“衣食无忧”，没有多大出息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虽说这是个“偏官子”，但也是市政府部门的副职，在县级干部中，也算是年轻的了。如今又拿着中央党校研究生的文凭，官场上也还是有几个哥们的，往前看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怎么能“最大不过一个七品县官呢”？看来这老坟地确实妨碍着他的仕途。

因此，他对马半仙的话深信不疑，如今那算卦的也劝他，可见事关重大了，但他想，又不能把这坟地里的几十号尸骨乔迁新居，只能等老爷子下世后，另辟新坟地了。平时，骆垣忙着孝敬上司，没功夫孝敬自己的父亲。自从那次上坟回来，他隔三差五地往老家跑。观察老爷子的饮食起居与行为动作，看看有无寿终正寝的蛛丝马迹。

老爷子虽说年逾古稀，身子骨却也硬朗，一年半载不会咽下那口气的。骆垣每次回家，看到老爷子很精神的样子，心头便隐隐作痛。他的所谓优势在于年龄，时光就这么一年年过去，岁数也一年年大了，快得很哪！如果失去了年龄优势，他还能靠什么呢？老爷子身子骨偏偏这么硬朗，总不至于在他健在时找块风水宝地，拉出去活埋了吧。你说这急人不急人呀。

一天，老家打来电话，说老爷子病了。骆垣一阵窃喜。心想，老了的人，就像废旧的机器，说不行应该就不行了吧。他请了几天假，回家去。他看了老爷子一眼，把兄弟们拉到一旁说：“我看人快不行了，我们张罗着找块新坟地吧。”

六弟说：“不至于这样快吧？大夫刚刚看过，说是着了点凉，打几天针，吃几副中药也许会好的，哪有那么严重呢。再说，我们家老坟好端端的，干啥要重看呀，那可是要花钱的呀！”

骆垣心想，六弟说的不无道理，但谁知道自己的心呀？这事只能装在心里，是不能在弟妹们面前说出来的，也只好旁敲侧击了：“这些年来，老爷子的事，你们呢，心没少操，累没少受。端屎端尿的事也没少干。依我看哪，咱们孝心也尽到了，儿女也当到头了，八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是让老人家少受点罪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呀。”他看一眼弟妹们，“说到坟地，虽说老坟地年代也久了，我们骆家平平安安也没出过什么大事，但什么事都有个终结，从老爷子起，我想我们也该从老坟里出来，另立门户了。如果大家没有别的看法，我看我们就请个阴阳先生，尽早看块新坟地，免得老爷子咽了这口气，那时可就措手不及了。”

弟妹们互相嘀咕了几句，没有说什么。他们知道，他们说什么都白说。在兄弟姐妹中，虽说骆垣是老五，但仗着他是领导干部，曾安排过弟妹的工作，就自然是这个家族的功臣了，什么事都要大家听他的，由着他的性子办。大家懒得计较这些，就说：“你看着办吧。”

骆垣说：“既然大家没有意见，你们轮流着伺候好老爷子，我找阴阳先生去看坟地。”

骆垣赶到聚仙阁，马半仙也刚到这里。他们在预定的包厢里坐下来，饭菜就上来了。两只水煮乳鸽，一条清炖鲑鱼，几个清炒青菜，都是马半仙最爱吃的。

“中午家，简单吃点就行了，还这么讲究。”马半仙话虽这么说，那对小眼睛却盯着菜，笑得眯缝成一条线。

骆垣说：“下午的任务重，工作量大，还要翻山涉水，中间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那时肚子饿了，就只有凑合吃带的干粮了。所以还是吃结实点好。再说了，请你一趟也不容易的，哪能随便糊弄你神仙爷爷呀。”

“别耍贫嘴了，抓紧时间吃吧！”

“好吧。喝点什么呢，来点干红好吗？”

“还上酒呀？”

“少来点吧，我知道你是每餐都要来一两杯的。”

“也好，来点儿红的，提提神也罢。”

酒足饭饱以后，越野车也到了，小黄上来说了一声，他们下了楼，坐上车，出发了。

出了城不远，车子驶上了山路。这里是天龙山脉的支脉，重峦叠嶂，沟壑纵横。由于多为沙石地面，土质不良，年景不佳时，寸草不生，一片荒凉，但遇有雨水充足年份，倒也有片片葱绿。此处向西不远，是天龙山主脉，不管有无雨水，不见一草一木。这样荒凉的地方，却埋藏着富含有色金属的矿藏，之所以在这样的不毛之地建起这样一座城市，就是为了把埋在山下的矿藏挖出来，加以提炼，为人所用。

车子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行驶了一段时间，驶向一个坡地，不一会儿到了骆垣看过的那块地方。

他们下了车，在骆垣的指点下，他们在这块地上走了一圈，骆垣边走边说，哪里做主坟，哪里做后土，哪里开坟院门，座山如何，照山如何，如此这番，做了一番评论。完了他说：“我是外行，行与不行，还得你神仙拿主意。”

马半仙站下来，举目远眺一阵，对骆垣说：“谁说你外行，简直就是阴阳学家了嘛。不仅地方找得好，说得也在行。你看噢，”他蹭一蹭脚下，说，“这儿做主坟，你看，整个坟地背靠主山，山环水绕。主山来龙深远，气贯隆盛，左右又有山脉环护，藏风养气。真是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。”

“那么说这地方还真行？”骆垣有点得意之色，“不用再到别处找了？”

马半仙又说了一番阴阳之道、风水之理，往前走了数十步，站在这块地的边缘地带，说：“古人云，山以静为常，是叫无动，动则成龙也；水以动为常，是叫无静，静则吉地也。故成龙之山，定踊跃翔舞，结地之水，必湾环悠扬。所谓的‘势来形止、山水交汇、踞而候、揽而有’，将先人葬于此地，后人定会贵若千乘、富若万金的。”

骆垣一阵窃喜，看到这块地方，自己没有少跑，如此看来跑而有成，也就对得起自己了。他对马半仙说：“真如神仙所说，我当重谢你老了。”

马半仙挥了挥手，说：“你先别忙着谢我，这里虽然为成龙之山，但水流太急，不是结水之地。故而有憾矣！”

骆垣感到失望，看着这块地，又觉得十分可惜，于是问道：“哦，你看这，有没有办法补救？”

“有是有的，不过要费些功夫，不知你肯不肯花费一番精力了。”

“你说，除了摘天上的星宿，什么都行。”

“你看噢，”马半仙指着前面划了个半圆，“水是从那儿流下来，一直流到远方，急而不结，需筑堤坝，使之平缓，成为结水之地，才算两全其美。”

“唉，这有什么难的，我以为是什么难肠事呢。你划个线，近日我就把这件事给办了。”

马半仙拿出罗盘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和骆垣拉着线，划定了坟场的边线，定下了埋葬老爷子的位置和其他需要划定的位置，接着又确定了铲土筑堤的方位、高度和宽度，便凯旋而回了。

看完坟地没几天，老爷子就死了。在下葬的前三天，骆垣雇了一台挖掘机，发动骆家的男男女女，浩浩荡荡开往新坟地，干了整整一天，在马半仙指定的那地方堆起了一座小山，到下葬的那天，他又一次把马半仙请到坟地上，马半仙看了十分满意，骆垣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地了。

— 3 —

晚饭后，任之良和女儿欣星正在看电视，忽然，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响，就像石碾碾过空旷的大地，沉闷而令人惊悸。接着窗玻璃在震颤中发出哗啦啦的声响，伴随着声音而来的是楼房的剧烈晃动。

“地震！”

任之良惊呼一声，一把拉住欣星的手，不顾一切地向楼下跑去。

下了楼，他明显地感觉到，大地仍然在晃动。他拉着欣星跑到楼侧面的空地上刚停下来，周围各楼里也陆续有人跑出，吵吵闹闹的，都往这里集中。不一会儿，平时较为空旷的场地，顿时显得十分拥挤。

“在五级以上，”任之良判断道，“城市问题不大，农村是肯定成灾了。”

他镇定下来，给局值班室拨电话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又给局长徐树军拨电话，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此时，集中在这里的人们都拿手机打电话，乱哄哄的，都在“喂喂喂”地叫，就是没有一个能打通的。任之良判定，全市的通讯已经中断。他苦笑一下，心想，人类的科学技术，无论多么先进，在自然灾害面前，竟是如此不堪一击！

“我必须赶到局里去，”他对欣星说，“这会儿没事了，你呆在这儿别动，你妈妈很快就会回来找你的，好吗？”

“我怕，我怕。”欣星依偎在他身边，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。

“大娃娃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你爹吃的就是这碗饭，这时候不到工作岗位，是说不过去的呀！”他拍拍欣星的脑袋，蹲下来，对欣星说，“别怕，你看这里人这么多，有什么可怕的呀。待一会儿，你妈就来了，好不？”

欣星带着哭腔，轻轻地说了声“好”。任之良拍拍女儿的肩，就往局里跑。一路上，人山人海，惊魂未定的人们聚集到马路上，吵吵嚷嚷，一片喧闹。任之良准备打的去的，可平时一辆接着一辆在大街小巷乱跑的出租车，此时也不知哪儿去了，一辆都不见。任之良无奈，只好跑步到局里。不一会儿，徐树军也到了。他望了任之良一眼，说：“电话不通，咋办？”

“我想办法通知有关人员到局里来候着，等事态明朗以后，再说吧。”

“好吧，我继续电话联系，也许马上就能恢复通讯联系，在这里等待上边的信息。你辛苦一下，先去把小黄找来，用车通知，总比你跑着快些。”

“好吧。”任之良说着，就往司机小黄家里跑。小黄家住得不远，不一会儿他俩就跑到局里。小黄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，任之良吩咐他，让他依次去把主管救灾工作的副局长骆垣、救灾科长冯晓仁和局办公室的全体人员都接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冯晓仁和办公室的大部分人都到了，骆垣家里没人，联系不上。这是任之良早就预料到的。因为他在下班时间是很少待在家里的。徐树军叫冯晓仁做好下乡的准备，办公室准备好查灾用的摄像机、照相机和手电筒等物品，随时准备出发，赶往灾区。

局里紧锣密鼓地准备查灾救灾物品，此时，电话恢复了通畅。局长被电话召到市地震局去开会。任之良一边用电话召集局里的相关人员，一边向各县区打电话了解情况，然后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徐树军做了电话汇报。

一会儿，徐树军从地震局打来电话，指示任之良，要他将局里现有的人分成两个组，带好查灾的物品，做好下乡的准备，等他回局里后，立即出发，分赴东西两片查看灾情。

任之良陪徐局长赶到地震中心所在地马莲沟村。他们下车后，县局的人和乡政府的人也刚到现场。这里一片混乱，无数的手电筒在到处乱晃，叫喊声、啼哭声响彻夜空。任之良他们找到村上的干部，村干部带着他们，借着微弱的手电筒的光亮，察看现场，控制局面。

天渐渐亮了，大体情况已经摸清。这个村，大部分房屋倒塌，灾情十分严重。目前，余震还在继续。市、县、乡赶来的干部，安抚着惊恐不安的村民，运送伤员，集中遇难者遗体。本市驻军、武警部队也在任之良他们到来不久就赶来了，他们在寻找压在废墟下面的人员。

天亮以后，赶往这里的各级干部越来越多，分工也越来越细。任之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察看灾情，统计伤亡人数和震灾造成的损失。任之良扛着摄像机，奔波在受灾现场，镜头对准倒塌的房屋、惊恐的灾民、死亡的尸体和开裂的大地。

眼前的景象，像锥子一样扎进他的胸膛。任之良出生在这里。二十多年以前，一股清澈的小溪从村中流过，一年四季滋润着两岸的土地，居住在这个小山村的人们，旱涝保收，填饱肚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任之良清楚地记得，小溪两旁是洪水冲刷而成的河床，不发山水的年份，这里水肥草美，是天然的牧场，他的乡亲们，在这个小山村里，世代悠然地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。

后来，村里的人口慢慢膨胀，过度的放牧、上游森林的过度砍伐和无休止的开垦，到二十世纪末，小溪干涸了，山坡荒凉了，地无水可浇，牛羊无草可吃，大量的村民走出山沟，背井离乡，外出打工。留下来的人们，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苦苦地熬着那艰难的日子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你瞧，大地就这样微微地一震，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生活彻底地摧垮了。任之良含着泪把这一幕幕装进他的摄像机，印在他的心底。他感慨万千，心想，自然的些微变化，就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，大地这么轻轻地一动，就摧毁了人类建立的一切。自喻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，在自然面前，特别是在自然灾害面前，原来是如此的渺小啊！

任之良奔波了一天一夜，没有顾得上喝一口水。他的母亲就在这个村上，他没有顾得上看她一眼。各路救灾人员陆续赶往这里，任之良才抽了个空，去看看母亲。

母亲的房屋倒塌了一半，她和其他村民一起，被村干部安置在村头的空地上。这里的人们，差不多都是任之良的自家或亲戚，都是他的叔叔、伯伯、叔伯母和堂表弟兄们，见了她，哗啦啦地围上来，睁着企盼的、无可奈何的和绝望的眼睛看着他。他完全理解这种目光，一年中，他总要回来几次，那由于灾害、疾病、孩子上学等原因造成的无钱买种子化肥，无钱就医上学的叔伯们、弟兄们，看到他时，就是这种眼神。他知道，那是求助的目光，是看见了救命稻草时的那种目光。他也知道，他不是救世主，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能做到的，就是掏空自己极其有限的腰包，安慰安慰那些渴望的眼神。

他向乡亲们打着招呼，把政府正在救灾的信息传达给他们，在人群中也找到了自己的母亲。母亲年近七十，几年前小儿子得病死了，小儿媳留下不满两岁的孩子改嫁了。母亲带着弟弟的孩子生活，本来就够苦的，现在又遇上天灾，真是雪上加